

# WITH WHOM TO TRANSCEND THE HEAVEN 与谁超越天堂

——从北欧艺术家的东方之旅所想到的

◎张晴



1. 牧师 摄影 托比约恩·罗德兰  
2. 惊奇 摄影 霍斯沃夫冯·安尼卡  
3. 就在现在 动画录像 米克·马萨罗

无论是当前瞩目的国际艺术交流,或者是风起云涌的艺术潮流,往往都集中在美国和西欧,这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国际艺坛”。谁在上面频繁亮相,谁渐渐就成了国际明星。久而久之,在国际各大双年展和重要艺术活动中反反复复地遇见几种熟悉的表情和永不磨损的陈词滥调,而这些表情和声音就是今日国际文化政治中的权力及其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冷战之后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引领着艺术潮流,并浸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其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文化上看,近东和中东及其远东的地缘文化、宗教、民族及其异国风情就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佳肴。从政治上看,前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转型期所呈现的艺术图像,触动了被封存半个世纪的艺术敏感点,使疲惫不堪的“国际艺坛”再一次精神亢奋起来。从现象上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亚洲各国凭借着经济腾飞的良机,快速建立国际艺术对话的平台,并尽一切可能在此平台上获得文化的话语权和艺术的判断力。因此,横滨三年展、福冈双年展、光州双年展、釜山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台北双年展、香港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印度双年展,甚至是昆士兰亚太三年展和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亚洲的边界,形成新亚洲艺术历史的叙事方式,主动地改变自近代以来亚洲的民族形象和文化姿态。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也证明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order)的理论。正因为今日的文化、宗教、民族三大矛盾取代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所以,在整个国际关系中也形成了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由此导致了前所未有的“9·11事件”和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人们像看电影那样目睹了使用武力占领一个国家的过程,目睹了战火中平民朝不保夕的现实,目睹了巴格达国家博物馆17万件文物被洗劫的场面。从此改变了冷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并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因此将改变世界人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对生命和文明的态度,对未来世界产生恐慌和不安的心理,以及对未来生活产生暴力和厌恶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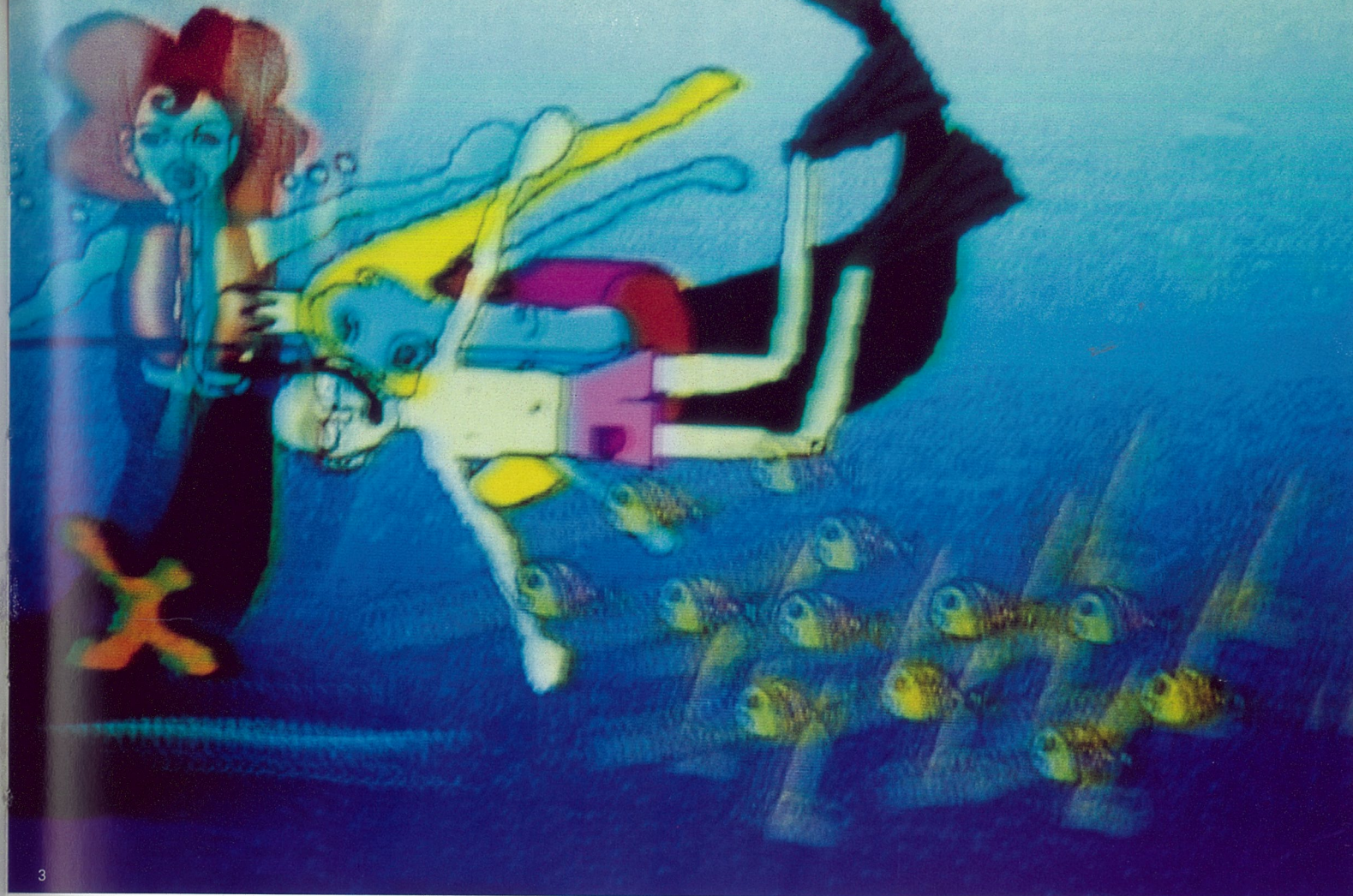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人类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勇敢地穿越硝烟弥漫的疆场而追寻理想中的伊甸园,在美英联军向巴格达进军的途中,来自欧洲的后花园——《北欧艺术家的东方之旅》展(Nordic Artists Travel East)在上海美术馆拉开了帷幕,这种现实的反差使我们敬佩瑞典现代博物馆具有足够的勇气邀请泰国策划人阿炳那(Apinan Poshyananda)

作为此展的主要策划人,他在北欧用两年的时间考察了当地的生活与文化,并以亚洲人的目光将此展的主题命名为:“超越天堂”(Beyond Paradise)。今天,在整个世界的视点被B52轰炸机和阿帕奇直升机的航线所牵引,被“非典”带来的疾病和死亡所威胁的同时,北欧的当代艺术在“超越天堂”的主题引领下进入亚洲人的视线。此刻,不得不抚心自问:与谁超越天堂?

从历史上看,近东地区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埃及到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足迹遍及克利特、希腊、罗马最终到达北欧地区的非基督教圣地,公元10世纪,来自巴格达的Ahmad Ibn Fadlan是最早见证和记录北欧民族生活和社会状况的,从此人们发现他们多为精细的工匠和勇敢的探险者,他们在航海方面的技能早在哥伦布之前几千年就流传到了北美洲。从近三十年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北欧的经济似乎有了从衰落到复苏的起色,在文化上与西欧的主流艺术若即若离,却总是温文尔雅,从不哗众取宠,这可能与冰雪覆盖的北极地区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在艺术中的热量和幻想总是冷藏的情感深处与潜意识中。当午夜的阳光照耀着雄伟的山河,而孤独的人影却在凄厉的风中飘摇不定。这不得不让我们从斯堪的那维亚民族气质上来解读北欧艺术家的内心,从中可以体会到他们印在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和挥之不去的忧郁情节。

## 1. 天堂的生活与故事

我们在生活中所认识到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与动物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宣教式的,近似于隔靴搔痒。为什么呢?是难以从内心出发,超越表面的宣传去面对。而在这个展览中展示着两位艺术家用摄影方式记录的北欧自然中人与动物和睦生活的真实故事。Torbjorn Rodland的作品《牧师》描绘了一位身着白色盛装的牧师靠在白色的栏栅上,闭目养神,双手紧抱着一只进入梦乡的白羊,远处是静静的山脉,牧师和白羊一样“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种无声无息地忧虑中营造出人、自然和动物融为一体的美景,似乎超越了“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这就不得不催人想像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摄影作品《升华》记录了一位纯情少女正拿着胡萝卜喂一只山羊,这种充满温情的伊甸园真引人神往。Esko Mannikko的摄影不加修饰地反映出芬兰Oulu地区古老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的生活现状。他在作品《Savakoski》中记录了一位孤独的老人一边吸着烟,一边用一只奶瓶喂着小羊羔,他的居室是简陋的,可是从他的神态与心情上看,他似乎又像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天堂里,除了小羊羔和烟酒,没有人与天堂里的他对话,难道天堂那边如此简朴、如此凄凉吗?



中国人对天堂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引喻,是以苏州和杭州的人文景观和繁华生活为象征,基本上是对物质丰富之地的向往。另一种就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政治主张和倜傥不羁性格的官员,在朝廷上与观点不一的宦官权贵发生了矛盾,甚至得罪了皇帝,被贬谪去国。其中一种人带了点钱到苏州置一块地,造一个园子,表面上是归隐江南,可是,每当遇到一二知己就会喝醉酒、发牢骚,所留下的诗文大多数就是发牢骚的记录,这些悲悲切切的牢骚读得大家心情不舒,使貌似天堂里的园林成了慰藉委曲者的疗养所和被埋没人才的集中营。还有一种人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去任闲职,甚至去流放,每当触景生情时,还尽一切可能在诗文中向皇帝表白忠心。李白道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表面上是途经三峡对风光的感受,其实是被皇帝召回时的真情流露。白居易一身抱负难以实现,只能在庐山造房子,从《庐山草堂记》中就能看出他“终于斯”的归隐愿望,而这一愿望又包含着无法言说的无奈。范仲淹被逼到了“处江湖之远”,还要向朝廷再次表达“则忧其君”的决心。可是,他们都不可能使内心归隐,更不可能进入天堂。那么,他们的天堂在哪

里呢?他们的天堂是在展示才华的朝廷,是在皇帝恩赐的笑容中。因此,在中国受儒教熏陶出来的文人和官员与纯粹的天堂几乎无缘。尽管,老子描绘过《小国寡民》的生活,庄子曾在《逍遥游》中鼓动人们“至人无己”的理想,可是也只能停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和空想主义的阶段,反正没有听他俩谈起过天堂里的具体生活与真实故事。而北欧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方式与天堂是如此相似,如此默契,并使他们今天拥有了沃尔沃汽车、诺基亚、爱立信、H&M服装、宜家家具、ABBA和Aqua的流行歌曲等世界品牌,使他们安居在“息机安素心”的人间乐园,使他们沐浴在阳光下享受缄默的个人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福利政策,使他们荡漾在安全和民主的真实世界里。

## 2. 恐惧的人生与心理

如果是虔诚的教徒信奉一生都做好事就会进入天堂,做了坏事就进入地狱的话,那么对于北欧的人们而言也是如此的。Johansson Peter的作品《为什么人生总是充满了苦难?》和《在天堂那边没有人生烦恼吗?》是17幅镶在圆形镜框中善良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头像图片,他们带着祈祷幸福的神态,遥望天堂。在这些头像的前面是一只

金属和木质做的桌子,在桌子底下安置着一群带着强盗帽的头像。当人们在面对人生与天堂时,无论是善良的人或是罪恶的。Ahtila的作品《现在》是以录像装置来呈现物质富裕之后产生的精神匮乏,及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分裂症或者变态。在他的录像中有一个妇女藏在床底下思绪万千,却不知道何故;一个穿着整齐的妇女从桥上爬向街道,她爬得如此自如;有个女孩在敲开她男友的家门之前,故意躺在一个积满污水的泥坑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进入了男友的家中,这似乎在插叙她独特的感情世界;另一个妇女把居室中的家具全部掀翻,把家中所有的窗打开,让狂风吹乱家中的一切,尽管她默默无语,可是从她的表情上却清楚地看到不可抑制的歇斯底里;还有一些女人不停地尖叫等等。当观众目睹这些荒诞而莫名其妙的情景时,不会想起什么?如果没有遭遇到现代社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就难以与作品《现在》发生共鸣。因为当现实生活不能合乎常规时,人的反常与精神病是相似的。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平静中,人的精神恐惧与心理幻想似乎也是分不开的,如果说精神分裂症和变态的普遍性也是现代化过程中





人们恐惧心理的反映。那么，Peter Land的作品更是把这一问题推向极致。他的录像作品《湖》是叙述一位猎人在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中漫游，这种风光是北欧特有的人间仙境，猎人的步伐是按照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节奏行进，当他走到小湖边便上了一条小船，他在小船上根据音乐节奏，用来福枪击落了几只野鸡和飞鸟，当音乐到了高潮，他用枪射击了船底，然后安静地站在小船中，随着小船慢慢地沉到湖底，只留下湖面上飘着一顶他刚才还戴在头顶的礼帽。此刻，镜头也随着音乐尾声的到来而渐渐推远，当音乐结束后，人们才体会到田园之声是怎样的。如果说音乐是人间语言无法表达的声音，那么寂静就是音乐无法表达的声音。而人对于死亡的认识和态度又是如此丰富且美丽，那种伤感的美丽又是如此瞬间，因此，使人们难以面对美丽和宁静的田园带给我们抒情的故事及其恐惧的幻想。

### 3. 失衡的人性与伦理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人性与伦理观念一波三折地发展着，而其中对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和隐私空间的关注已成为一股不容漠视的潜流，并影响着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建筑及其宗教运动。由于北欧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所形成的人性与伦理的特殊性，因此，观众在展览中看到Elina Brotherus 的作品展示出不同状态和场景下人的情绪及其对性的态度，这些情绪和态度与每个人的内心和个人经验有关，在人们的内心中似乎存在着忧郁的和脆弱的本我，这如同迷路的夏娃找不到返回伊甸园的高速公路。作品《我厌恶性》是舞台上的一件摄影作品，这既是舞台上的戏剧，同时也是生活现实。作品是主人公Elina卧床惆怅时的特写，在她的生活和



- |           |    |          |
|-----------|----|----------|
| 1. 几乎就在那里 | 摄影 | 玛利亚·弗里博格 |
| 2. 不了解    | 摄影 | 奥洛夫松     |
| 3. 美丽     | 摄影 | 维贝格·坦贝格  |
| 4. 我厌恶性   | 摄影 | 艾琳娜·布罗斯洛 |
| 5. 萨夫克斯基  | 摄影 | 埃斯柯·曼尼克  |



戏剧中常常充满高潮迭起的情绪：争吵、攻击、强暴、酗酒、吸毒、乱伦及因此而引起的癫狂，好像都与性有关。在幸福家庭的背后，因性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使Brotherus 无力回答。作品《这是你余生的第一天》则记录了一群对社会与生活失去平衡能力的平民和她们的生活，她们主动地躲进一个住处，裸着身体无奈地在床上抽烟，丝毫没有中国古代文人那种无病呻吟的隐居情结，而是主动退出主流社会的竞争，退出花样年华的无常，她们日夜徘徊在伤感与无奈之间，难道这就是她们苦短且自足的余生吗？我们应该从中产阶级社会所形成的人性与伦理的演变史中，剖析关于生命对美好和快感的不同解释及其普遍性，并为无助的人们提供安慰的途径。Olofsson 表现的是在焦躁不安中唤起人对孤独和死亡的感觉，作品《上帝保佑缺席者》捕捉了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状态，一位少妇独自躺在宽阔的床上，是什么力量使她具备足够的勇气偃旗息鼓，坚守孤独呢？她是拒绝缺席者呢？还是呼唤缺席者？其实她和缺席者都在遥遥无期的孤独中痛定思痛，彻夜难眠。那么，上帝保佑绝望的她呢？还是保佑缺席者？《不了解》是Olofsson 本人与父亲用亲密的动作来暗示出她与父亲不为人知的关系，这种美丽催人忘却伦理的领域，这种激动使人忘却天堂的戒律，此刻，谁能判断父女之间的伦理距离在何方？

### 4. 游戏的战争和历史

当美英联军攻占了巴格达，伊拉克驻联合国的官员却对世界宣布：“游戏结束了！”这不得不发人深思今日世界的战争究竟是政治家的游戏呢？还是巨商们的游戏？如果伊拉克战争真的成为了游戏，那么，美英联军的将士们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就成了一次集体春游，世界上所有的电视观众也只是集体收看了好莱坞大片。在Magnus Wallin的动画影像游戏中，描述了一个在未知领域中将时间分割开的过程，动画和声音营造了一个恶梦似的三维空间，疯狂的直升机不停地袭击着逃亡者，而逃亡者无论是逃到城市隐蔽的角落，还是逃到虚拟世界，地狱的火焰仍残酷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当我们听到这些受害者被大火吞没时发出的哀鸣声和嘶喊声，我们如何来理解作品中表现的现场与眼前的战争如同一个人在幕后导演。人类的生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英联军的战车却依旧奔驰在曾书写过“两河文明”的圣地上，难道这是《失乐园》的续集吗？Wallin强迫我们在此时此刻引发出对战争和灾难的死亡运动带给人类的困惑。Frieberg 在影片《吹熄》中记录了一位在大海中的冲浪现场，冲浪者既想保住自己的生命，又要与滚滚海浪搏斗。可是海浪在无意中要把冲浪者冲到海底，因此，这个片子一直停留在这个没有结局的场景，一个被剪辑成定焦的现场就完成了一部汹涌澎湃的生死之战。因此，这种现实和游戏逐渐转变了我们对历史的



理解和认识，特别是当战争和艺术都成为游戏的时候，那么，未来的历史不得不在游戏的现实中束手无策，甚至失声痛哭。

上述这些作品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北欧当代艺术家的美学思考和艺术追求。如果将北欧当代艺术与东南亚当代艺术作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彼此的文化立场、生活态度、对人生的理解和艺术的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反差。从整个展出的作品看，北欧的艺术家总是向内心拓展幻想与自慰，我们从其中依稀能看到通往伊甸园的一缕曙光，而在此途中使斯堪的那维亚人展露出了透明的心迹，并因之付出了各种代价，这大概就是北欧艺术地缘文化和民族性的实质所在。正如评论家John Peter Nilsson 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居住在被允诺的天堂吗？或者所有的天堂梦幻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那么，天堂与谎言就是一枚分币的两个面，它的价值就是梦幻，它的流通与交易也只能在梦幻中进行。反观今日亚洲由于经济上的迅猛发展，社会置于焦躁不安和急功近利的状态中，因此，在编织天堂梦幻的同时，也正走向自我的妖魔化。当我们搭乘夜间的航班途经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汉城、东京、曼谷等都市的上空，总是被一片夜色阑珊所迷惑，在这些灯火辉煌的都市中到处载歌载舞，这种生活状态导致了亚洲艺术家的创作如此生猛和投机，将原本是一个内向性格的民族突然变得激进地表现自我，而这个自我就是夸张的泡沫，这个泡沫似乎是一片海市蜃楼，而站在海市蜃楼中的人们一定是没有节制地竞争，在竞争中将仅有的善良和纯情渐渐地遗忘和异化，于是亚洲在依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抛弃了昔日伊甸园般的人性与伦理，而且切断了通往天堂之路。因此，同样是经济稳定，生活富裕的北欧人与东南亚人的心态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超越天堂——北欧艺术家的东方之旅》对亚洲艺术家而言，如同注射了大量清醒剂，让艺术家在文化竞争中头脑冷静下来，催促艺术家除了装模作样地去世界各地获得各色虚荣之外，也应该想想我们应该去哪里？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在1667年的《失乐园》史诗中早已告诫我们：“人类的自由总是招致由于他们自己而引起的灾难和死亡，虽然仁慈的上帝为亚当和夏娃在地球上建造了一座人间天堂。”可是，人间天堂总是透支自由和欲望，因此，恐怖和战争及“非典”随之而来，这难道又是撒旦的诱惑吗？上帝还会把亚当和夏娃从人间天堂赶走吗？如果离开了人间天堂，亚当和夏娃再去哪里呢？到底谁又闯祸了呢？这是我们了解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及其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同时应该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人生追求与艺术实践的某一个瞬间遇见了真我，那么就会发现天堂如同爱情一样，既有激情中的狂喜，又有惊人的伤痛，当这种刻骨铭心的颤动渐渐地融入到春夏秋冬，那么，欲罢不能的天堂就无处不在。[9]

